

古今圖書集成

中国学术类编

经籍典

一

(二)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十六卷目錄

經籍總部總論四

唐劉知幾史通

韓愈昌黎文集

唐書儒學傳

開府元龜

宋洪邁容齋隨筆

容齋續筆

朱子大全集

馬端臨文獻通考

齊東野語

明丘濬大學衍義補

運生八牋

羣書備考

洞天書錄

焦氏筆乘

經籍典第三十六卷

經籍總部總論四

史通

藝文志

伏義已降文籍始備逮于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是日不朽夫古之所制我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爲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文志續漢已還祖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舊篇目如舊類煩互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

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閱易周故既節文而未甚樸樸既而後來繼述其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天周體之流藝文則四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藏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臣所書宜其範圍而近世有著述者乃廣包衆作勒成二志騎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復加闕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所錄皆郡下文儒之士隸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于宋王得之矣

韓昌黎集

與王尚書書

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焚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闕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浪浪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觀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于踐履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何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儒矣

故愈書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唐書

儒學傳序

高祖始受命天下略定即詔有司立廟公孔子廟于國學國學始置生七十二員太學百四十員四門學百三十員上郡學六十員上縣學四十員中下以十爲差又詔宗室功臣子孫就祕書外省別爲小學太宗身屬彙觀風藻露沐然銳情經術即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內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暇則與討論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盡召天下停師者德以爲學官數臨幸親釋菜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生能通一經者得署史三學益生員并置書算二學皆有博士大抵諸生員至三千二百自元武屯營飛騎皆給博士授經能通一經者聽入貢限文治燦然勃興雖三代之盛所未聞也帝又隸正五經錄缺頒天下示學者與諸儒梓章句爲義疏俾久其傳詔前代通儒子孫並加引擢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滂二十一人用其書行其道悉宜褒大之自今並配享孔子廟庭於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尚史事武后初權變至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初孔穎達等始署官發五經題與諸生研問及是惟判詳端案三條即罷元宗詔羣臣及府郡舉通經士而稍無量馬懷素等勸諫禁中天

子尊禮不敢盡皆之置集賢院部分典補乾元殿博
學士書至六萬卷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祿山之禍
兩京所藏一為焚埃官儲私情喪脫幾盡章甫之徒
劫為綴胡於是則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服諸自觀
開元事哉自陽精鄭師慶鄭尊等以大儒輔政議優
學科先經諸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文宗至五
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說文掌事一二可紀由是觀
之始未嘗不處於艱難而後敗於易也嘗論之武為
救世之制文其膏藥賦亂已定必以文治之否者是
病損而進之制其傷多矣然則武得之武治之不免
窮且益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
易之道也

開府元龜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傳曰強學以待問蓋夫六
藝之第九流一處有先聖之微旨有聖儒之精義非
窮理盡性思慮研幾不能臻其闢非原始要終闢一
知十不能開其遠故有斷齊以升抵掌而論俾夫前
訓洞開諸生景附誠儒門之標表士林之規矩也然
則詞有枝葉華誠禮習學無師法見嘆先哲荷辭而
不遠於道博而無歸於野則可以博道篤說為疑掖
之所宗矣

注釋

夫六藝之文所以明大道正人倫學者之所宗百王
之取則者也仲尼既沒微言遂絕而聖門達者傳受
彌廣歷聘諸國為大師亦復數經義為之訓傳
秦并天下乃有坑焚之酷編簡散逸大義益垂自漢

之長章大經章立學校方領矩步之士亦稍精而出
故其演暢經旨發明典誥廣章句之學極討論之致
師資或異傳受不同各自名家咸用垂世至乃述其
訓詁以枝揮陸陸推厥義例以錯綜條貫者撰之義
萬乎前開遠乎百家之衆制歷代之載籍為之注釋
以輔其說者并紀焉

注書

注書至魏魏孔安國馬融鄭康成王弼之解釋杜元
凱之解左傳師古之注漢書亦不能無失王弼公
詩新詁入月剝盡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
老也毛公本注云剝擊也陸德明音普一反公皆不
用後從蔣山郭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蠹始
悟前非即具奉乞除去十三字故今本無之洪慶善
注楚辭九歌東君篇撫瑟兮交鼓瑟鐘兮瑤篴引儀
禮鄉飲酒章問歌魚麗生由庚歌南有嘉魚生樂丘
為比云蕭瑟者取二樂聲之相應者互奏之既鏤板
置子墳庵一蜀客過而見之曰一本篇作蕭瑟韻訓
為擊也蓋是擊鐘正與瑟為對耳慶善謝而亟改
之政和初蔡京禁蘇氏學斯春一士獨杜門注其詩
不與人往還錢仲仲為黃岡尉因考校上舍往來其
第三進謁然後得見首請借閱其書士人指案側巨
編數十使隨意抽讀適得和楊公濟梅花十絕月地
雪階漫一尊玉如終不負東昏醉春結綺荒荆棘難
信幽香是返魂注云玉如香東昏侯潘妃小字臨春
結綺者陳後主二閣之名也仲仲曰所引止于此耶
曰然仲仲曰唐牛僧孺所作周秦行記入薄太后廟

見古后妃殿所謂月地雲階見洞仙傳曾以玉兒故
身此國除不棄負他乃是此篇所用先生何為沒而
不書士人恍然失色不復一語顧其子然紙更悲焚
之仲仲勸使姑留之竟不可曰吾枉用工夫十年非
君幾貽士林嗤笑仲仲每談其事以戒後生但玉奴
乃楊貴妃自稱潘妃則名玉兒也劉琨之說得于吳
說傳朋輩鍾劉慶善自言也紹興初又有傅洪秀才
注坡詞鍾叔夜錢塘至于不知天上官闕今夕是何年
未能引共道人問惻惻事不知今夕是何年之句笑
拍著被胷學書鴉黃未就不能引南部煙花錄如此
甚多

音籍之厄

梁元帝在江陵舊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亡之夕盡
焚之隋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唐平王世充得其
舊書于東都浮舟河運覆于砥柱貞觀開元募借
繕寫兩都各聚書四部祿山之亂尺簡不減代宗文
宗時復行搜采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夥
昭宗又于諸道求訪及徙洛陽蕩然無遺今人觀漢
隋唐經籍藝文志未嘗不茫然太息也異以道記本
朝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有其唐舊書今其子孫不知
何在李文正所藏既富而且開學館以延學士大夫
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世半無以給其目力
與衆共利之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
也宋宣獻家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
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以道自謂家
五世于茲誰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未肯自

選政和甲午之冬大亦告讎唯劉莊與家于廬山之陽自其祖疑之以來遺子孫者惟鬪書也其書與七澤俱富矣于是爲作記今劉氏之在廬山者不聞其人則所謂鬪書始亦羽化乃知自古到今神物亦于斯文爲新斯也宜知較大清樓龍閣閣御府所儲靖康鴻禧之錄盡歸于燕置之祕書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

說文與經傳不同

著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聊擬述書十數條以示學者其字里而音同者不載所引周易曰穀草木麋乎土爲草木麋乎地服牛乘馬爲備牛乘馬夕惕若厲爲若虞其文辭也爲芟也乘馬班如爲驅如天地絪縕爲天地壹壹種有衣柳爲需有衣絮書晉卦爲晉爲晉民爲邑所引書帝乃殂落爲勛乃殂

夏后之詞尚不足于凶德爲上不善時乃懷糧爲餒
擲散胄子爲穀育子百工營求爲覓求至于屬婦爲
嫗婦有疾弗謀爲有疾不念我之弗辟爲不辟載載
謫言爲楚菱巧言又圖開升雲今有半無據有爪而
不敢以據及以相陵懷推繩有稽之句皆云周書今
所無也所引詩既伯氏騶爲既既既新臺有泚爲
有泚馬得譏草爲安得楚艸牆有茨爲有薺棘人樂
樂爲鬱鬱江之水矣爲兼矣得此成施爲麗姬伐木
詩詩爲所所懷懷侯侯爲任任侯侯啞啞駘馬爲瘡
瘡赤鳥凡凡爲己己又爲擊擊民之方殷原爲方陰
明混夷夷矣矣爲大夷夷矣陶復陶穴爲陶復陶室其

會如林爲其櫓國步斯頻爲斯曠蒞濫山川爲飯薇
論語荷蕢爲荷史襄裘爲結衣又有路予之足一句
孟子源源而來爲諺源接漸爲洩浙左傳彪涼爲號
涼艾夷爲發夷主實爲圭齋澤之崔蒲爲澤之目藥
衷甸兩牡爲中甸一轅榻枌藉幹爲榻部薦幹公羊
闡然爲覲然國語飢飯不及壹殮爲飢飯不及一食
如此者甚多

答黃叔張

竊意自有此書無人與之思索至此西銘太極精說亦皆積數十年之功無一字出私意釋氏以冒襟流出爲極則以今觀之天地之間自有一定不易之理要常見得不假髮髮意思安排不著妄髮意見夾雜自然先聖後聖如合符節方是究竟處也

答潘恭叔

讀詩說諸前書已報去近再看二南舊說極有草草處已略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尚未能便就也周禮悉五峰之論太偏只如家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者之深意蓋天下之事無重於此而胡氏乃痛詆之以爲周公不當治成王燕私之事其誤甚矣胡氏大紀所論井田之屬亦多出臆斷不及注疏之精密常恨不曾得見薛陳諸人不知其說又如何也通鑑舉要詳不能備首尾略不可供檢閱此綱目之書所爲作也但精力早衰不能卒業終爲千古之恨耳小學未成而爲子溍所刻見此刊修旦夕可就當送書市別刊成當奉寄此書甚有益也

文獻通考

論秦焚書

按秦雖出自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豳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於諸侯秦書紀於書車鄭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萬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書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隸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僞辨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三經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今乃以焚經籍坑殺儒生爲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己也畏則畏其害己也自戴籍以來詩書所稱築有暴德而天下歸殷股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至東遷遂微齊滅五伯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誣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秦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而引時君於當道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季季也邇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干時君雖其所持者說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殆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范雎之於魏冉蔡澤之於范雎皆逞其辨口扼其吭而奪之位于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爲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逢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諫之天下豈事尚如非

者欲觀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
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
其本不可廢也罷侯罷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
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主相之心
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
子難以爲難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
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風志但以應於禁
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挺而起以成
土崩瓦解之勢趙高黨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
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技忍故陷扶蘇蒙
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
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姦者趙高也然則燬秦七廟而
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
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
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
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
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披
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
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乃大怒曰吾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
衆欲以興太平求奇策今聞韓衆去不報命市等費
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殺列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
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
求奇策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
于燬燬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
立教千載如一日也爾一策策種樹之書當時雖未

皆廢銅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
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
主之好惡爲之興廢也
東野語

藏書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爲甚隋牛弘請開
獻書之路極論廢典遺五厄之說謂書之厄也久矣
今姑摭其概言之梁元帝江陵舊古今圖書十四萬
卷隋嘉則殿書二十七萬卷唐世祖貞觀開元最盛兩
都各聚書四部至七萬卷宋宣和殿太清樓龍圖閣
御府所儲尤盛於前代今可考者崇文總目四十六
類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記一萬五千餘卷餘不
能具數而漢以來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
四千四百八十六卷續目一萬四千九百餘卷是皆
藏於官府耳若士大夫之家所藏在前世如張華藏
書三十車杜預聚書萬卷韋昭藏書二萬卷鄭侯瑒
架三萬卷金樓子聚書八萬卷唐吳兢西齋一萬三
千四百餘卷宋室承平時如南部或氏歷陽沈氏廬
山李氏九江陳氏番禺吳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獻
晁以道劉壯與皆儲藏書之富都郎李淑五十七類
三萬三千一百八十餘卷田錫三萬卷昭德晁氏二
萬四千五百卷南都王仲至四萬三千餘卷而類書
浩博若太平御覽之類復不與焉大知會南豐及李
氏山房亦皆一二萬卷然其後雖厄於兵火者至
若吾鄉故家如石林葉氏寶氏皆藏書之多至十
萬卷其後齊齋倪氏月河莫氏竹齋沈氏程氏賀氏
皆號藏書之富各不下數萬餘卷亦皆散失無遺近

理學從編經籍典第三十六卷經籍總部

年惟負齋陳氏書最多蓋嘗仕於莆傳錄夾漈鄭氏
方氏林氏吳氏舊書至五萬一千一百八十餘卷且
做讀書志作解題極其精詳近亦散失至如秀崑東
憲鳳山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號爲史家所藏僻書
尤多今亦已無餘矣吾家三世積累先君子尤酷嗜
至窮負郭之田以供筆札之用冥搜極討不憚勞費
凡有書四萬二千餘卷及三代以來金石之刻一千
五百餘種度置書種志推二堂日事校雠居於金
之富余小子遵時多故不善保藏善和之書一旦掃
地因考今昔有咸斯文爲之流涕因書以志吾過以
示子孫云

大學衍義補

國籍之篇

易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大

臣按此字書之祖萬世書契之所自出文學之所
繇宗者也豈特一時治百官察萬民而已哉然萬
世之下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皆未賴焉夫百官
以治萬民以察聖人作爲書契以垂萬世之用焉
此而已後世乃至用之以爲虛誕之說紀浮夸之
辭載怪僻之事寫淫蕩之情豈聖人始制文字之
意哉

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
數以佐王安撫邦國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
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
物

臣按此即後世地志圖經之所始也周禮大司徒

之職首以建邦之土地之圖爲任可見地官爲職所以佐王安擾邦國者雖無所不統而其最當切而先者萬民之數九州之域五土之名物也後世圖經地志蓋原於此國朝洪武三年命儒士魏俊民等六人編類天下郡縣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大明志末樂十六年又遣官分行天下探撫事實然未成書英宗皇帝乃命儒臣因其舊修成一書命曰大明一統志然所輯者皆沿前代之舊載古今事跡紀形勝備風俗考沿革廣見聞前古所未有也按之於大司徒所掌之圖則倍之矣然所謂建邦之土地人民之數則未備焉臣請於地圖之外依周禮別爲一籍凡天下兩畿十三藩及府州縣皆各爲一圖縣合於州州合於郡郡合於藩總爲天下圖掌於戶部凡其疆域道里山川物產里數戶口錢穀應所有者皆具其中一有取舍敘散按圖而考其實疑然如指諸掌也此成周盛時大司徒佐王安擾邦國之首務

小史掌邦國之志莫繁世辨昭穆

臣按古者封建之制行分上列爵各有分地各有分民而在其邦國者亦各有其國之私書所謂志者是也志雖作於侯國而輔則掌於王官其事之大者在莫繁世辨昭穆焉後世封建之制廢仕者無世官無分地然魏晉以來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於簿狀家之婚姻必由於譜系歷代設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掌之仍用博通古今之儒知撰譜事凡百官族姓之有家狀者則上之官爲考定詳實載於祕閣副在左戶若私書有泄

則糾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則稽之以私書所以人尚譜牒之學家藏譜系之書自五代以來其書散佚不傳非獨無官祕閣左戶之藏而士大夫能通譜牒之學者蓋亦鮮矣今制惟勅臣武賈有世官者襲替之際具其宗圖藏在所司而文臣之初應舉入官者亦一具家狀既仕之後不復究矣此亦一缺典也

外史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臣按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者皆聚此書也今外史所掌者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也三皇五帝之書即所謂三墳五典也達其名于四方使天下之人皆知有此書也今世天下郡將皆有圖經地志藏其副於學校而總收於禮部藏於內閣朝廷又頒五經四書於天下學校使校官掌之亦周官外史之遺意也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狄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

臣按先儒謂掌天下之地圖而謀於司馬議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竊周室則可以按圖籍舉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善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掌之即藏之司馬祕不得見所以彈盜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

籍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觀此說則知古人重圖籍有如此者唐人設兵部屬有四一曰職方部我朝因之職方所掌者兵戎邊防之政而沿革圖本實在焉但不若周人悉掌天下之地云爾

左傳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臣按三墳五典之說始見於此孔安國謂此卽上帝王遺書則是書之來也久矣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此書之掌於朝廷官職者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此書之傳於學士大夫者也今三皇五帝之書存於世者惟堯舜二典其他如九頭萬龍攝提等十紀其說荒誕不經其後宋毛漸所得之三墳則又僞妄顯然斷非古昔聖神之舊典也孔子刪書始於堯舜所以爲萬世法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萬世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無出此者矣

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穆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錄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說卦文言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子弟登三千焉身還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雉

不出書已矣夫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

臣按萬世儒道宗於孔子天下書籍本於六經六經者萬世經典之祖也為學而不本於六經非正學立言而不祖於六經非雅言施治而不本於六經非善治是以自古帝王欲繼天而建極闡道以為治莫不崇尚孔子焉所謂崇尚之者非謂加其封號優其祀典復其子孫也明六經之文使其義之不得正六經之義使其道之不得行六經之道使其言之不虛夫然斯謂崇尚孔子也已

秦始皇三十四年燒詩書百家語

臣按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與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撤而去其墜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皆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義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忿付之烈焰使之散為飛煙蕩為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歟

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紛教亂至秦惠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

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諸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待詔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輶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

臣按此前漢藏書之始未夫自唐虞三代之書至于孔子而備歷春秋戰國之世至于秦焚而缺漢高祖時戰爭未息文景時謙讓未遑武帝者出始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至于成帝又遺求書之使命校書之官哀帝又命官以輯其略焉夫藏書之路不開則民間有書無由上達藏書之策不建則官府有書易至散失欲藏書而無高之者則其傳不多既寫書而無校之者則其文易訛既校之矣苟不各以類聚而目分之則其於檢閱考究者無統矣後世人主有志於道藝而留心於載籍者尚當以漢世諸帝為法

成帝河平三年上以中祕書領散亡使謁者陳農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之

臣按漢以來遺使求書始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開獻書路置寫書官與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求遺書於天下嗚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人物賴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賴之以知古後世賴之以知今

者也其述作日多參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失苟非在位者收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故不幸而有所喪失明君良佐咸以斯文典喪為念設法招求遣使覓求懸賞以購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鑒以母貽後時之悔豈不難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傳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禮學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制監決如石渠故事初光武還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藏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史氏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觀共割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膝蓐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輟遺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臣按此後漢書籍之始末書籍自經秦火之後固已無復先王盛時之舊漢興多方求之至哀帝時劉歆總羣書者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百卷有中外臺之別又有太常太史中祕之殊古書漸漸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亂焚燒無遺蓋秦火之燒有意而燒其禍由於君也漢火之燒無意而燒其禍由於民也嗚呼書籍之在世猶天之有日月也天無日月天之道廢矣世無書籍人之事泯矣何辜於天而往往遭焚燬之禍哉迨夫光武中興篤好

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古書次第復出藏之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非一所也不幸又有董卓之亂焚蕩浪盡魏氏代漢永振遺亡分爲甲乙丙丁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晉惠之世庠序才遺東晉鳩聚其見存者但爲三千一十四卷而已宋之書目凡萬五千七百四卷齊之書目凡萬八千一百一十卷梁之書目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隋之書目凡二萬七千餘卷

隋文帝開皇三年詔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母者一卷實增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

臣按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謂經籍自周衰孔子刪述之後凡有五厄秦人吞六國填籍掃地一厄也王莽之末並從焚燬二厄也獻帝移都西京燔蕩三厄也晉世劉石憑陵從而失墜四厄也侯景破梁悉送荆州周師入鄆焚之外城五厄也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典集之期屬隋唐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復發明詔書開購賞則典必至親閱斯微文帝納之使人搜討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臣竊以爲自隋之後唐有薛元景集之亂極而至於五代之季宋有趙金元之禍極而至於正之末其爲厄也又不止五矣夫天下萬事萬物輻輳之時雖或蕩然一旦治平皆可稍稍復舊惟所謂書籍者出於一人之心各爲一家之言人人殊其理雖同而其所以爲言者則未必同其間闡義理著世變紀事蹟莫不各極其全

皆有所取一有失焉則不可復難復之亦非其真與全矣是以古先聖王莫不致謹於斯以爲今之所以知昔後之所以知今者之具珍藏而愛護之惟恐其損失也講究而校正之惟恐其訛舛也既有者惟恐其或失未有者惟恐其弗得難以偏安尚武衰亂之世莫不知所受重則重觀累洽之世好文願治之君哉

唐分書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復相採貞觀中魏徵處世南顏師古繼爲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藏於內庫元宗命馬懷素爲修圖書使與褚無量整比尋置修書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明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尹給麻紙五千番李給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免千五百皮爲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諸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充分藏于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少

臣按此有唐一代藏書之本大臣皆謂天下之物雖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寶既失之皆可復得也惟經籍在天地間爲生人之元龜紀往古而示來今不可一旦無焉者無之則生人習貿然如在冥途

中行矣其所關係豈小小哉民庶之家遷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收儲所賴石渠延閣之中儲積之多收藏之密局輪之固藏貯者有掌固之官闕略者有繕寫之吏損壞者有修補之工散失者有購訪之令然後不至於泯爛散落爾前代藏書之多有至三千七萬卷者今內閣所藏不能什一多歷年所在內者未聞有所稽考在外者未聞有所購求臣恐數十年之後日漸損耗其所關係非止一代一時之事而已也伏望聖明爲千萬年之遠圖毋使後世志藝文者以書籍散失之咎歸焉不勝千萬世斯文之幸

五代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衛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明宗長興三年初定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臣按後世雕印書籍始于此夫自有板本以來學者易於得書不必假借購求鈔寫傳錄而得以誦習者閱誠莫大之利也然書肆刻本往往承訛襲舛有誤學者乞命翰林儒臣將九經十七史及諸儒先所著述有補於正道名教者嚴加校正字書行款必須正當歸一命工役梓藏於國子監付典籍掌之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義成來取正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然臣於此又有一見今世學校所誦讀人家所收積者皆宋以後之五經唐以前之註疏諸學者不復習好書者不復藏尚幸十三經注疏板本尚存於福州府學好學之士猶得以考見泰漢以來諸儒之說臣願特敕福建提學憲臣時加整飭使無損失亦存古之一事也

餘如儀禮經傳通解等書刻板在南監者亦宜時為補補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間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十人校讎刊正今於卷末署其名銜焉

臣按周世宗當五代撥擢之際尚留心文字如此況重承平之世而經籍圖書乃其祖宗所貽留者手澤清醴所有恩使之散佚不全乎館閣職清務簡不預他務五季之校讎刊正俾於每卷之末署其名銜有不寬心者坐以曠官之罪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收其圖籍及下詔遣使購求散亡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始建崇文院而從三館之書以實之又分三館書萬餘卷別為書庫名曰秘閣與宗時命三館寫四部書二本置龍圖閣及太平樓而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已而王宮火延及崇文秘閣書多燬燬其僅存者遷上板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命重寫書籍選官詳覆校勘章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仁宗既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假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書凡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神宗改崇文院為祕書省徽宗更崇文總目為祕書總目詔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祕未見之書足備觀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三館書多逸遺命建局以補全校正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自熙寧以來搜訪補苴至是為盛矣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次仁英兩朝至仁哲徽欽四朝最其當時之目為部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為道大靖康之難而官和館閣之儲蕩然

辟道高宗移輝臨安乃建祕書省於國史院之右搜訪遺闕屢優獻書之賞於是四方之藏稍復出而館閣編輯日益富矣當時類次書目得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視崇文總目又有加焉

史臣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有關於世運尚矣然書契以來文字多而世道日降秦火而後文字多而世教日典其故何哉蓋世道升降人心習俗之致然非徒文字之所為也然去古既遠苟無斯文以範防之則愈趨而愈下矣故由秦而降每以斯文之盛衰占斯世之治忽焉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考其治化之汗隆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擬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為先務學士縉紳先生談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為文盛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為言未必知道者之論也自南渡之後迄於終祚國步艱難軍旅之事日不暇給而君臣上下未嘗頃刻不以文學為務大而朝廷徵而草野其所製作講說紀述賦詠動成卷帙累而數之有非前代之所及也雖其間瓠裂大道疢賢聖誤幽怪恍惚瑣碎支離有所不免然而瑕瑜相形雅鄭各趣譬之萬派歸海四瀝可分繁星麗天五緯可識求約於博則有要存焉

臣按此有宋一代藏書之始末
太宗太平興國九年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復政治敦崇儒術啓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舊簡

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開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者當議與錄開美館等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舉還之仁宗嘉祐中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書分遣使人屢下詔命訪募具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置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開書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臣按宋朝以文為治而於書籍一事尤切用心歷世相承率加崇尚屢下詔書搜訪遺書或給以貨或賜以官凡可以得書者無不留意然猶慮其或有非常之變每卷皆有副本分貯各所是以真宗之時崇文秘閣之災而猶存太清樓之儲徽宗設官提舉纂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其寓意深矣我朝不專設館閣官凡前代所謂省監皆歸於翰林院翰林院專設官以司經籍圖書名曰典籍凡國家所有古今載籍皆在所掌又於國子監設典籍一員司凡太學所有經籍及板本之屬臣考唐人謂人之博學者曰行祕書而宋人之評詩者亦曰胸中無國子監不可讀杜詩而書史之有訛舛者必校正之以監本則此二者乃自古藏貯經籍之所我朝館閣之職凡前代所謂集賢院崇文院祕書省祕閣皆不復置官惟於翰林太學置此官二員今翰林院祕藏皆在文淵閣其典籍固有所藏掌惟南京太學典籍於虛設臣聞宋中太宗皇帝建北京翰林院凡

古今圖書集成

南京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藏收貯如故則是南京皆有儲書也夫天下書籍盡歸內府其人家所有者益亦無多其間多有人家所無者今幸其猶存於此萬一有所疎失則永絕矣可不惜哉今幸國家無事政天子崇儒右文之時思使古昔聖賢垂世立教之言載道為治之具傳之數千百年者一日不幸或有意外之變乃至於今而泯盡豈不貽千古之永歎哉臣請勅內閣儒臣將南北兩京文淵閣所藏書籍凡有闕本於南京內閣及兩閣各分貯一本其無者將本書發下兩監勅祭酒司業有取書生鈔錄給與人臣紙筆費令各堂教官校對不限年月陸續付本監典籍掌管如此則一書而有數本藏貯又有異所永無疎失之虞矣

神宗元豐二年改官制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集校定正其說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應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待制以上官畢赴

臣按宋有館閣之職以司經籍圖書秘書郎職掌收貯官校書郎正字職在編輯校定今制不設館閣併其職於翰林院大無專官則無專任臣請於典籍之外其修撰編修檢討皆以編輯校定之任專委其人而責其成功每歲三伏會官曝書如宋制因閱其數如此則其理有官而編簡不至於脫誤考校有人而文義不至於訛舛考閱有時而載籍不至於散亡矣

微宗人觀四年秘書監何志同奏慶曆間書命儒臣

集四庫藏叙次為籍名之曰崇文總目其書之總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今一館所藏善否相揉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已散闕逸之數亦如之宜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從之

臣按何志同言及今有所搜採視慶曆舊錄及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許借傳蓋欲將館閣中書目錄出示中外凡目中所無者借傳以廣其藏也此事關係甚大非惟一時事蓋萬世之事也

以上圖籍之儲臣按人君為治之道非一端然皆一世一時之事惟夫所謂經籍圖書者乃萬年百世之事焉蓋以前人所以敷述乎後者凡歷幾千百年而後至於我而我今日不有以修輯而整比之使其至我今日而廢墜故夫為後之人推厥所歸豈不歸其咎於我之今日哉是以聖帝明王所以垂天而千民者任萬世世道之責於己其不以是為先務焉

運生八股

論藏書

高子曰藏書以資博洽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其中有二說焉家素者無資以蓄書家豐者性不喜見書故古人因貧日就書肆鄰家讀者有之求其富而好學者則未多見也即有富而好書不樂購讀務得善本綴綺裝飾置之華齋以具觀美處積盈寸經年不識主人一面書何選哉噫能如是猶勝不喜見者矣藏書者無間朝帙美惡惟欲搜奇索隱得見古人一言一論之秘以廣心胸未聞至於夢寐嗜好

遠近訪求自經書千史百家九流詩文傳記稗野雜著二氏經典靡不兼收故常景就書每見新異之典不論價之貴賤以必得為期其好亦專矣故積書充棟類聚分門時乎開函幾几俾長日深更沉潛玩索恍對聖賢面談千古悅心快目何樂可勝古云開卷有益豈欺我哉不學無術深可恥也又如宋元刻書雕鏤不苟校閱不訛書寫肥細有則印刷清朗况多奇書未經后人重刻惜不多見佛氏醫家二類更富然醫方一字差誤其害匪輕故以宋刻為善海內名家評書次第為價之重輕以填典六經駢圖史記漢書文選為最以詩集百家次之文集道釋二書又其次也宋人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燥無差迷開卷一種香自生異味元刻微宋單邊字畫不分蠟細較宋邊條闊多一線紙鬆刻硬用墨濃濁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有種官券殘紙背印更惡宋板書刻以活板竹紙為佳而蠶繭紙銀白紙麻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糊精宋書則不佳矣余見宋刻大板漢書不惟內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幅為副今歸吳中真不可得又若宋板遺在元印或元補欠缺時人執為宋刻元板遺至國初成國初補欠人亦執為元刻然以元補宋其去猶未易辨以國初補元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迥然別矣何必辨論若國初補宋刻書似亦精美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神妙真偽將新刻橫木板書特抄微厚實竹紙或用川中蘭紙或用糊精方藤紙或用孩兒白鹿紙筒卷用棍細糊散過名之曰刮以愚漢去臭味印成政將新刻板中殘

缺一二葉處或濕微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
 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計刻名氏留空另刻小
 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權摩損用砂石磨
 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燎火燎去紙尾仍用草烟
 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蓋紅印中令蠟燭作
 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隨書本于委曲成服一二
 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綴綾錦套殼入手重賞
 光祿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欺售者或札夥閱令人
 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瞞人莫可窺測多混
 名家收藏者當具真眼辨識

書籍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薛子
 曰秦始皇之焚書其始於伏羲之一畫乎
 昔周德既興舊經素業孔子憲章祖述制禮廟書正
 五始而修春秋開十翼而弘易道及秦人焚烈尺籍
 不收先王典章掃地盡矣惠帝除挾書之律而書始
 出武帝建藏書之策而書始集成帝復求遺書於天
 下

遺諸者陳農求遺書

外有太常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命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

經傳有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九種諸子則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雜爨小說十種詩賦其種有五

任宏校兵書其種有四

尹咸校術數

曰天文曆譜五行著龜雜占刑法也
李柱國校方技

方技曰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也

向子欽總纂書而奏其七略

七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有雜占略有方技之共三萬三千九百十卷

王莽之亂焚燒無遺尤武中典房中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石室蘭臺以充棟東觀仁壽集益多而班固傳殺又依七略而為四部當帝西還緣用散為雜纂

董卓遷都之際吏民擾亂所藏典策競相割散其緣用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腰囊及王允所收而西遷七十乘道路艱遠又棄其半矣後亂書籍盡亡

而石渠白虎之文悉於斯矣魏人米叔通逸藏祕書遺掌書郎默刪定舊文分為四部論者美其朱紫有別

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讖總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經義書用細書至於作者之意無所發明

晉氏承之文籍九廣祕書監荀勗助足魏內總更著新傳屬劉石憑陵從而失墜東晉之初漸更鳩聚

著作郎李充以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

明學堂編印新典第三十六卷經籍總部

十四卷充遂總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入草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幾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屬江左謝靈運有目錄四部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王儉又撰述七志
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城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亦不述作者之意但于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任王亮
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是四部書目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通散

梁用任昉

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苑中總集釋典又以術數之書更為一部故梁有五部目錄

相讓部集而處士阮孝緒亦為七錄

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深不經

自是而後一失於周師之入郢而江陵之典籍盡焚初侯景滅梁祕省經籍雖經兵火其文德殿內書

古今圖書集成

史籍存舊錄江陵道兵破景收文德之書公私
典籍七萬餘卷送江陵齊師入郢釋悉焚之
再失於宋之唱亂而洛陽之經史復散
魏取中原粗收經史又借書于齊配府稍實監
亦宋之亂散諸人開

三失於唐初武柱之覆溺而東都之卷帙盡亡
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
卷王世充平又得隋舊書八千餘卷遺宋遺賁監
運東都并舟西河致京師經抵柱舟覆盡亡其
書

貞觀間命魏徵廣世南顏師古為秘書監求天下所
藏之書
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書手繕寫藏於內庫
以宮人掌之
元宗命馬懷素褚無量修圖書借錄民間未見之文
修書有院其書有院名儒實學出入校讎經史子集
分爲四部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至祿山之亂寸版
不藏而斯文復遺矣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
又命苗發等使江淮訪遺書文宗時鄭覃請祕閣
接宋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于十二庫之下至黃
巢之亂存者已少昭宗遷洛而是書又蕩然無存矣
後唐莊宗募民獻書三百卷授以試衛
其調選之官每百卷減一選
又遣唐傳天訪圖書於蜀
得九朝寶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
而後印九經則始於明宗
因馮道之言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按柳

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四書字學小書率雕板
印紙則印書唐固有之矣非始於道也
後漢雖下詔求書而應者實鮮五季滅裂之後其真
籍淪落之秋乎宋興建隆之始其書僅萬二千耳後
平荆南定西蜀而監收其遺書史館稍備未幾涉溺
彭幹等獻于二百二十八卷
三禮涉溺三傳彭幹學究宋載等皆詣獻書合千
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等賜以科名
江南李氏獻圖書二萬餘卷太平則建三館矣
後又改爲崇文院所集書有崇文總目
端拱二年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
祥符詔求書得萬五千七百餘卷
乾符三年火燒崇文院及祕閣下詔求書
嘉祐求書得卷五百者與官照密以來搜訪補綴至
於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高宗南渡博求
遺書歷代搜羅圖書十出八九而杭海之後簡帙盡
於元人矣
宋書錄
論書
昔數宋元者何哉以其雕鏤不苟校閱不亂書寫肥
細有則刷印清明况多奇書未嘗後人重刻故海內
名家詩書大第爲價之輕重以填典六經縣國史記
漢書文選爲最詩集及百家醫方火之文樂道釋二
書又其次也宋書紙堅刻快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
多詩字用墨稀薄雖著水濕煤無淫跡開卷一種書
香自生異味元刻做宋單邊間多一條字畫不分纖

細紙鬆刻便用墨濃潤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書
見宋板漢書不惟內書紙堅白每本用澄心堂紙數
幅爲副今歸吳中不可得矣次以活字印紙爲佳
蘭閣白藤紙固美而存遺不廣若蘭閣以官券
紙者則惡矣元補宋板遺缺其去猶未易辨國初補
元板遺缺內有單邊雙邊之異且字刻刻刻不辨自
明矣近日作假宋板書者種種若舊初非今書彷彿
或令人先聲指爲故家某姓所遺百計欺欺者其
可窺測多混名家收藏者當具法眼辨之
獻售

獻售

今官途率以書爲貴惟上之人好焉則諸經史類書
卷帙最重者不逾時集矣朝貴達官多有數萬以上
者往往復復相採芝之不能萬餘精校錦標連意香
標朝夕以草群鼠而與書祕本百無二三蓋殘篇短
缺遺匿所遺至雁弗列位高貴元者又無暇收拾之
名常有餘而實遠不副也
越中刻本亦稱而其地適東南之會文獻之中三吳
七閩典籍萃焉諸貴多武林範丘巧於華斷每顧故
家有儲蓄而子姓不才者以衡鈎致或就其家氣取
之楚蜀交廣便道所播聞得新異關洛燕秦仕宦棄
裝所挾往往寄寓市中官試之歲甚可觀也
吳舍金陵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頗奇咸會草爲
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國中十三無越弗與也然
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絕難連續極其奇
秘百不二三蓋書之所出而非所聚也至萬神博雅
勝士韻流好古之解藉藉海內其藏書富甲諸方矣
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

五入司書集

辰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并下曆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燈市極東城隍廟極西皆日中貿易所也燈市歲三日城隍廟月二日至期百貨萃焉書其一也

刻地

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末最稱善近世其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印書

凡印書木質紙上常山東紙次之順昌書紙又次之福建竹紙為下綿貴其白且堅東貴其潤且厚順昌堅不如綿厚不如東直以價廉取稱閩中紙短窄縹脆刻又舛訛品最下而直最廉余僅僱所收什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

書直

凡書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綴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校視其偽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綴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之等定矣

鑒對

葉少蘊云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書者精於鑒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

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干得書其誦讀亦因減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此論宋世減然在今則甚相反蓋當代板本盛行刻者工直重鉅必精加鐫校始付梓人即未必皆善尚得十之六七而鈔錄之本往往非讀者所急好事家以備多聞束之高閣而已以故謬誤相仍大非刻本之比凡書市之中無刻本則鈔本價十倍刻本一出則鈔本咸廢不售矣

藏書

藏書于未梅雨之前應取極燥入櫃中以紙糊門外及小縫令不通風蓋蒸氣自外而入也納芸香麝香樟腦可辟蠹

觀書

勿掩腦勿折角勿以爪侵字勿以唾搗幅勿以作枕勿以夾紙隨指隨修隨閱隨掩則無傷殘

逸書

初秦之滅學也書藏于屋壁後人收拾散滯遂已不全其後字則變古為篆改篆為隸書則緣以代簡紙以代縑愈遠而愈失真矣如朱齊賢首見周禮水祁招新宮魯之柔矣雖有絲麻題題車乘俟河之清禮義不忽見春秋傳驪駒見漢儒林皆逸詩也其亡斯自取災見風俗通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見東方朔化民有道對省逸易也民可近也而不可止也見周語禹七年水湯五年早見墨子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見風俗通齊欲敗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三十六卷經籍總部

之必姑輻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見老子母為權首將受其谷又先其算命俱見漢書皆遺書也半璧曰項見周禮疏三皇碑云云五帝碑亭見文選注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馬大夫三十二廐人一見王度記皆逸禮文也王居明堂位見正義瑞命見論衡時禮志見荀子皆逸禮篇名也文翰若采維周成王時蜀人獻也見古今注逸周禮也玉璽之璽今其璽乃猛也見說文古皆沒見風俗通如王之璽見文選注璽與魯之璽也遠而望之璽若也近而視之璽若也

一則理勝一則事勝事類賦並逸論語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見注言人皆仰其田而不知其心見說苑三見齊王而不言事見荀子紂貴為天子不死會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見伍被傳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見史記六國表註舜生五十不失赤子之心見鄭元坊記註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見桓寬論泰山之高參天入雲見文選註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見史通並稱逸孟子夫諸書漢儒劉向輩校定于前蔡邕輩鐫刻于後嗣是唐有大唐石經宋有三體石經可謂詳矣第不知漢初諸儒之所鐫校也何書遂至遺逸如此先儒往往稱外國本曾見蜀有論語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必有我師焉下有我字後其食作後食其祿唐亦改洪範無陵為無頗凡此豈孔壁既出之後殘篇斷簡漢初諸儒考校弗精以致斯繆後人因而承襲之與

第五九局 之六一 葉

古今圖書集成

本草神農書也中言漢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
縣漢書出諸藥物如此郡縣豈神農時所有邪山
海經禹益書也中有長沙零陵桂陽諸縣如此郡縣
豈禹時所有邪三墳伏羲神農黃帝書也然謂封拜
之辭曰策策始干漢而謂伏羲氏有策辭可乎祭天
地于闕丘大夫之妻曰命婦周禮始有之而謂天地
闕丘恩及命婦為黃帝之事可乎相人之術起于秦
世而謂聖人以形辯貴賤正賢否為神農之書可乎
三略六韜太公書也然其中雜援軍謀以足成之夫
三略為袁世而作太公之時曾有乎中略之末闕
其言多誣聖賢之甚竊孫吳之陳而謂太公為之乎
爾雅周公書也然其中有云張仲孝友張仲宣王之
臣也周公安得載之爾雅左傳丘明書也然其中有
云虞不臘矣夫臘之為節秦始有之丘明安得紀之
左傳汲冢周書也其周月解則以日月俱起于牽牛
之初夫自堯時日躔虛一度至漢太初曆始云日起
牽牛一度何周月而乃爾時訓解則以雨水為正月
中氣夫自漢初以前曆皆以驚蟄為正月至太初曆
始易之以雨水何時訓而云然子華子程本書也其
語道遠則頗襲老列之旨語專對則皆倣左氏之文
是何倣此之偶合作聲謂似指漢武朱厲芝房之事
喻子車復輜韓愈宗元墓銘之意是何先後之相伴
舊唐書李斯作也其曰漢兼天下海內并屬韓彭韓
程許計滅殘然則漢事何以載于秦書列仙傳劉向
作也贊云七十四人出佛經然則釋教何書與于漢
前此類甚多或華古書而偽作或以己意而妄增至

使好事之流曲為辯釋以眩其傳是皆未之深考耳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三十七卷目錄

經籍總部藝文一

舉賢良詔

漢武帝

舉文學詔

宣帝

舉博士詔

成帝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孔子世家贊

前人

太史公自敘贊

前人

選高才生受學詔

後漢章帝

武帝贊

班固

劉向贊

前人

藝文志傳

前人

請專事東觀校檢遺文表

張衡

東觀賦

李尤

東觀銘

前人

讀書記銘

前人

書案銘

前人

與子琳書

孔臧

說部書贊

馮衍

與宗從弟書

孔融

書挹賦

杜篤

讀書記

晉束皙

與子貺書

杜預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陸雲

又啓

前人

讀樂事表

荀勗

書帙銘

宋謝靈運

報何偃書

王微

告弟僧諱書

前人

答陸澄書

齊王儉

上昭明太子集別傳表

梁簡文帝

謝齊竟陵王使撰衆書啓

王僧孺

皇太子太學講碑

陳江總

高鳳好學不知流萊贊

北周庾信

請開獻書表

隋牛弘

策賢良問第四道

唐顏師古

策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問

陸贄

策進士第一問

權德輿

請修書表

前人

秋宵讀書賦

王延齡

授馬懷素秘書監制

蘇頌

授蕭斯秘書等制

賈至

授王迴質秘書監等制

孫逖

授李德裕秘書監制

常袞

授許季同秘書監制

白居易

授李毗充集賢校理制

崔棣

授錢珣等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授李穀充集賢校理制

李確

授衛倬校書郎制

常袞

授張籍秘書郎制

元稹

授王建秘書郎制

白居易

授劉縱秘書郎制

杜牧

雪影遊書帷賦

蔣防

書軸賦

呂牧

桐皮書架賦

王起

臥讀書架賦

楊炯

塚宅得書賦

蔣凝

六藝賦

封希顏

上東宮啓

張說

謝賜書表

朱真宗太子

乞寫秘閣書劄子

歐陽修

論雕印文字劄子

前人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軾

李氏藏書山房記

前人

題校書閣後

黃魯直

書銘

楊時

書樂記

陸游

跋秘閣書目

洪邁

葵源藏書閣記

朱熹

與楊教授書

前人

書盧士周挺讀歷代書

魏了翁

會試策問

元稹

藏書閣銘

程文海

藏書閣記略

貝闕

司經局藏

明宣宗

讀書藏

鄭守金

讀秘閣藏書賦

史繼偕

前題

翁正春

前題

張同德

重錄十三經十七史錄起

毛晉

古今圖書集成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三十七卷經籍總部

第五六〇冊之〇一葉

經籍典第三十七卷

經籍總部藝文一

舉賢良詔 元光元年

漢武帝

賢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

舉文學詔 元光元年

宣帝

朕不明六藝鑒于大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史氏厥身修正通文學明于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一人

舉博士詔 元光元年

成帝

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王之業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立皆明于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五帝本紀贊

司馬遷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篇辭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幸乎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書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于海南洋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子觀春秋屬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第弗深者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間矣其缺乃時時散見于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大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

孔子世家贊

前人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于夫子可謂至聖矣

太史公自敘贊

前人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大律令韓信申軍法張敖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蕭何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數余維先人書韋斯事顯于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錄秦漢上紀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調偏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二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遷高才生受學詔 元光元年

後漢章帝

五經訓判去聖漸遠章句遺辭乖舛疑難正恐先師微

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舉儒選高才生受學以扶微學廣義焉

武帝贊

班固

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購求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劉向贊

前人

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况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豈近是乎劉氏洪範論發明大傳著天人之應七略剖判華文綜百家之緒三統歷譜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憲其推本之也

藝文志傳

前人

伏義書封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綴禮正樂彖繁大易因史立法六學既登邇世罔弘翠言紛亂諸子相騰繁人足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爰著目錄略序洪烈

請專車東觀校檢還文表

張衡

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烈比久長於天地並光明於日月昭示萬嗣永永不朽也

東觀賦

李尤

敷華實于雍堂集幹質于東觀東觀之執事洋洋上承重閣下屬周廊步西蕃以徙倚好綠樹之成行

歷東厓之敝坐底蔽茅之甘棠前望雲臺後匝德陽道無隱而不顯書無闕而不陳覽三代而采宜包郁郁之周文

東觀銘

前人

周氏舊區皇漢實循房闥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條貨啓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林列侯弘雅治軍裁文

讀書枕銘

前人

聽政理事忘則覽書傾倚偃息隨體安居藉心起意由愈宴娛

書案銘

前人

居則致榮承顏接實承奉奏記通達詔制尊上答下道合仁義

與子琳書

孔臧

告琳須來聞汝諸友生講肄書傳孜孜晝夜衍衍不息善夫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澗至柔石爲之穿蟻蟲至弱木爲之弊然而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漸之致乎

說鄧禹書

馮衍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照於日月而智益於四海聖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宗從弟書

孔融

知晚節漢學既美大弟因而能寤又合先君加我之義豈唯兄弟實事承之凡我宗族猶或賴焉

書挹賦

杜篤

惟書挹而麗容象君子之淑德載方矩而履規加文藻之修飾能屈伸以和道體清淨而坐立承長者之至意惟高下而消息雖轉旋而屈撓時傾斜而反側抱六藝而卷舒數五經之典式

讀書賦

晉束皙

耽道先生潛泊閑居深練精神呼吸清虛抗志雲表踐形陋庸垂帷帳以隱八被紉素而讀書抑揚嚼噴或疾或徐優游蘊藉亦卷亦舒頌卷耳則忠臣喜誄攀我則孝子悲禰碩鼠則貪民去唱白駒而賢士歸是故重華誄詩以恭己仲尼讀易於終身原憲潛吟而忘賤顏回精勤以輕貧倪寬口誦而芸耨買臣行吟而負薪聖賢其猶率率況中才與小人

與子貺書

杜預

知汝頗欲念學令同還車到副書可按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請吳王引師友文學觀書問道啓

陸雲

卽中令臣雲言聞古之君子既盛德在身又外求諸物是以廣納俊士博觀載籍朝夕師傳風夜勤禮實友嘉客講義於前往往古來今日聞於耳故知積德廣而流芳罔極伏惟殿下天資聰敏應期挺秀聖敬敷聞輝光日新卽位已來仍遵不造大禮雖闕矣故茲有賓客無接親之宴師友闕講誦之禮愚臣所以寤寐永歎而私懷慷慨者也愚以宜發通客之令使朝士有接見之緣又可時與師友文學披觀文籍坐而論道非學無以聞義非士無以行禮禮義既舉羣望允塞此臣下所以拭目思德音之發者也臣區區所

懷敢以聞

又啓

臣雲言臣前啓可與師友文學觀書論道今又天時清適正是講誦之日臣聞崇山之高不厭其峻滄海之量無厭於廣是以開公一日萬事猶復旁觀百篇孔子假期玩年至於韋編三絕由是言之雖聖之弘亦不能不求之於學也伏惟殿下明德光飭天資秀朗方當光演文武允迪皇猷如復垂精古今之奧仰覽千載之籍則神道顯知無物不照且師友文學朝選於衆以德來教雖豈祿崇禮已隆其人而先王之道未簡聖德在位累載官廢其職每聽其言亦懷慷慨臣以可於良日就講經學先闡大道末播芳風愚臣區區敢獻瞽言

讓樂事表

荀勗

臣掌著作又知祕書今覆校錯誤十萬餘卷書不可倉卒復兼他職必有廢頓

書帙銘

宋謝靈運

懷幽卷讀載妙抱密用舍以造舒卷不失亮惟勤玩無或暇逸

報何遜書

王微

吾具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癡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校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尚獨愧笑揚子之哀勝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家刻非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議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